新鄭縣志

三

新鄭縣志卷之十三

人物志一　本紀　世家

地自軒轅氏徙都後數千百年而有鄭有韓其間開疆闢土生聚教訓厥功鉅矣夫古人飲食必祭先代始爲之者何不忘本也鄭之爲鄭其敢忘諸君之力乎雖然軒轅氏古之聖帝鄭與韓則國君也未可與鄉大夫並列故別爲一卷錄太史公所撰帝紀及世家而繼之世系諸圖以冠傳首並錄風后氏者亦書法附見之義也作人物志一

黃帝本紀　附世系圖

司馬遷　龍門人

黃帝者徐廣曰號有熊少典之子姓公孫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

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徐廣曰披他本亦作陂字）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

兵爲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鄭元曰風后黃帝三公也以治民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傍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邱皇甫謐曰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邱故因以爲名又以爲號張晏曰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爲嫘祖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元囂是爲靑陽靑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德焉黃帝崩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十一歲帝王世紀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葬橋山其

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錄史記 按路史載黃帝紀甚詳引證亦博但其中過于神奇處不免蹈太史公所云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也故仍錄史記而附其贊于後

羅泌路史贊曰稽古齊睿崇黃紀雲合符秉籙得一奉宸并謀兼智稽功務德立監輿賢命中建極推策設鄣體統陰陽訪咨岐雷爰敘五常史垂世勳車陳大路鬯樂雲門克諧調露裒衣棺衾兗惡不起芀設什一城閭十闕去殺勝殘九瀛仰化澤被生民祚衍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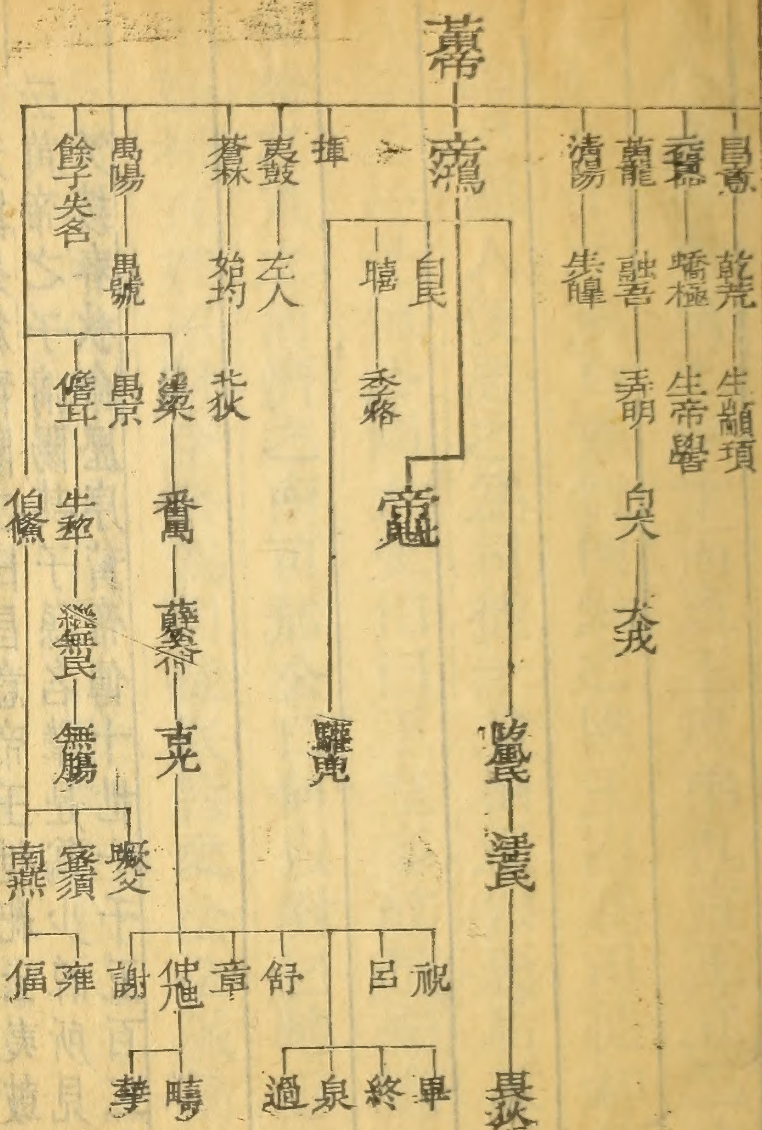
陳士元荒史贊曰黃帝御天適有雲瑞因雲紀官公卿悉備事傳在牒炳炳可覿七輔恊猷七相靖位辨方正時垂衣設制星歷有司征討有帥醫闡靈樞史呈銘記奏樂鑄鼎名流奕世

黃帝臣一人 附

風后伏羲之裔路史國名記上世式國于風而爲姓故伏羲之後有風后又鄭樵通志氏族畧風氏姓也伏羲氏之姓黃帝臣三公之一也三公見本紀注明於天道故使配上台而職天官職官要錄云以風后配上台初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寤而嘆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於是依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相翼佐帝德以治民裁割萬方畫野分土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於其中且善伏羲之道因八卦設九宮以安營壘定萬民之竄蚩尤之滅多出其徽猷帝在位久喜天下戴已乃放萬機捨宮寢振轡訪道車轍半天下愛民而不戰四方之盜起而謀之各隨方色爲號邊城日警帝焦然嘆曰朕之過滛

矣爰命風后正軍結壘處山之軍居高水上之軍就卑近澤之軍依水草平陸之軍擇坦易遂滅四盜而定天下當蚩尤旣北也風后復以輕兵勦其餘惡於輞谷人賴其利後世祀爲金川之神同時大撓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納以五音風后釋其蘊義以致於用而三命行矣風后著有握奇經一卷風后十三篇圖二卷孤虛二十卷俱詳藝文志 節帝王世紀叅外紀路史諸書補餘詳山川並雜志掇黃帝有七輔六相三公暨諸書所載其臣共六十五人而止著風后者以境內大騩山有風后頂故也其他諸臣不敢附會濫入至拾遺記載黃帝出遊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劒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此又涉于荒唐之說不足爲據也

黃帝世系圖



按杜預註帝鴻卽黃帝也而路史云嗣立之帝是為帝佅緯書
復有元孫帝魁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

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蔵任荀僖姞嬛依是也外紀云元妃
嫘祖生昌意元囂苗龍二妃女節生休及淸三妃彤魚氏生揮
及夷鼓四妃嫫母生蒼林禺陽餘子無考史記云嫘祖生子一
曰元囂是爲靑陽二曰昌意帝王世紀云夷鼓一名蒼林漢書
云黃帝之子淸陽其子孫名摯是爲少皞所見各不同
又按春秋命歷序黃帝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

鄭世家 鄭世系圖 年表　　　　司馬遷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鄶虢鄶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爲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

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虞於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

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
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奔鄢鄢潰段出奔
共于是莊公遷其母武姜于城潁誓言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居歲
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于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
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
矣于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
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
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
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
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聸射中

王臂祝聸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爲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爲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

陰使其婿雍糾欲殺祭仲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櫟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而去宋頗予厲公兵自守于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爲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爲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爲君是爲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

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强而厲公居櫟卽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鄭子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爲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卽位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

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溫立弟頹爲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爲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爲爾子以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爲符遂

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公爵祿又恐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

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溉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

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崤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爲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

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
立子堅是爲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
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爲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
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年
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
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
公肉袒掔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
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惟命是聽若君王
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
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爲却三十里

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爲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愼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

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
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爲人臣無忘盡
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爲上卿
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濆立悼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悼公使弟睔
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睔私於楚子
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伐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
是爲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
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
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爲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
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

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
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
成公卒子惲立是爲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
駟怒使廚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
五歲是爲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
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
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
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
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
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

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爲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乃與之唐屬之參而蕃

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國之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川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菑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禜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爲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爲

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強
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爲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
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
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
王于周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
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
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
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
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
鐵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

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爲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爲繻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爲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爲君是爲鄭君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以

期叔鄭子內屬公屬公綬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如荀
息身死而不能存矣齊變所徙來亦多故矣

宗陸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虢鄶獻
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蹶慶伯服生
囚叔瞻尸聘鸞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曰盛

鄭世系圖

- 桓公
  - 武公
    - 莊公
      - 昭公
      - 子亹
      - 子儀
        - 子
      - 諸子七人
      - 厲公
        - 文公
          - 子華
          - 子臧
          - 子士
          - 子瑕
          - 俞彌
          - 穆公
            - 靈公
            - 襄公
              - 悼公
              - 成公
                - 子繻
                - 僖公
                  - 簡公
                - 子龍
                  - 孫知
                - 子如
                  - 孫叔
                - 罕魋
            - 子豐
              - 伯石
                - 豐施
                - 豐卷
            - 子國
              - 子產
                - 國參
            - 子駟
              - 子西
                - 駟帶
                  - 駟偃
                    - 絲
                - 駟乞
                  - 駟歂
                    - 駟弘
              - 公孫黑
                - 印
              - 公孫鉏
                - 罕朔
            - 子罕
              - 子展
                - 子皮
                  - 嬰齊
                    - 罕達
            - 子游
              - 公孫蠆
                - 游眅
                  - 良
                - 子大叔
                  - 游速
              - 游楚
            - 子良
              - 子耳
                - 伯有
                  - 良止
            - 子印
              - 黑肱
                - 印段
                  - 印癸
            - 子孔
              - 公孫洩
                - 孔張
            - 子然
              - 子革
                - 然丹
      - 弟語
        - 子人九
    - 段
      - 公孫滑
        - 公父定叔

定公—獻公—聲公—哀公

共公—幽公

繻公

康公

駟歂

子孔—子革

子羽—羽頡

穆公十三子靈襄嗣位其十一人爲大夫公子嘉誅子然士子孔之子出亡其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是爲七穆外有羽氏非卿故不在七穆之中

年表附

太史公旣爲諸侯作世家矣而復譜其事爲年表者誠以一國興亡所係不可不詳也軒轅氏邈矣鄭立國四百四十二年韓亦百四十六年其見於載籍者悉班班可考也爰錄史記年表而參以綱目諸書附世家世系後第限於卷帙止著其端不備列也然詳厥源委自有左傳國策在此又不嫌於畧云

周	鄭紀年	建立事附內	朝聘盟會	侵伐	政事	亂逆附災
宣王二十二年乙亥		封母弟友于鄭是爲鄭桓公				
幽王八年丁卯	桓公三十三年	鄭伯爲王司徒				
十一年庚午	三十六年	犬戎入寇弑王并殺桓公子掘突立				
平王元年辛未	武公掘突元年	滅鄶徙居之名曰新鄭				
十年庚辰	十年	娶申侯女曰武姜				

年						
十四年甲申	十四年	生莊公寤生				
二十七年丁酉	二十七年	母欲立段公不聽公卒子寤生立				
二十八年戊戌	莊公寤生元年					
四十九年己未	二十二年					段作亂公克之段奔
按是年為魯隱公元年春秋始此						
五十年庚申	二十三年	公悔思母不見穿地相見		伐衛		

五十[illegible] 辛酉	二十四年		與齊盟石門	取周麥禾
桓王 元年 壬戌	二十五年			宋陳蔡衛伐鄭圍東門
二年 癸亥	二十六年			伐宋宋伐鄭
三年 甲子	二十七年		始朝王王不禮	宋取鄭長葛侵陳
四年 乙丑	二十八年		與宋陳平	
五年 丙寅	二十九年	公子忽如陳逆婦嬀	朝王與魯璧易許田	
六年 丁卯	三十年			北戎侵鄭敗戎師
七年 戊辰	三十一年		夏會齊魯于老桃	夏伐宋秋圍戴克之冬入郕

八年己巳	三十二年		會魯於郲伐許息伐鄭戰于竟大敗之冬伐宋			
九年庚午	三十三年		以璧如魯易許田盟于越			
十年辛未	三十四年		春會諸侯于稷秋會蔡于鄧			
十三年甲戌	三十七年		如紀	王伐鄭敗于繻葛傷王		
十四年乙亥	三十八年			太子忽救齊		
十七年戊寅	四十一年			楚伐鄭		
十九年庚	四十三年	莊公卒子忽立是爲	同齊衛宋盟于惡曹			忽奔衛

辰	二十年辛巳	二十二年癸未	二十三年甲申	莊王元年乙酉
	厲公突元年	三年	四年	昭公忽元年
昭公宋執祭仲立突			祭仲復立昭公	忽母鄧女祭仲娶之
	與魯盟於武父	會魯於曹		
	與魯伐宋戰於宋	諸侯伐鄭以報宋故	魯會宋衛陳于袲伐鄭	魯會宋衛陳蔡伐鄭
			公殺祭仲不克出居櫟	

按左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史記世家亦如之而年表誤書祭仲娶鄧女蓋魯魚亥

家之論不足爲太史公口舌也故仍錄年表舊文而特辨之

年	第二欄	第三欄	第四欄	第五欄	第六欄	第七欄
二年 丙戌	二年	昭公弟子亹立				高渠彌弒昭公立亹
三年 丁亥	子亹 元年	高渠彌亡歸與祭仲召子亹弟子儀立之	齊會諸侯于首止殺子亹			
四年 戊子	子儀 元年					
僖王	十四年	厲公復入	冬會諸侯于鄄	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		傅瑕殺子儀初內蛇與外蛇鬬內蛇死
二年 辛丑						
三年 壬寅	厲公 突後 元年	厲公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	春復會諸侯于鄄	侵宋		
四年 癸卯	二年		與諸侯盟于幽	諸侯伐鄭秋楚伐鄭		

五年甲辰	惠王	三年丁未	四年戊申		五年己酉	十年甲寅	十一年乙卯	十二年丙辰	十七年辛酉
三年	六年		七年		文公躓元年	六年	七年	八年	十三年
			夏厲公卒子躓立冬	葬厲公					
	公和王室不克以王	歸處于櫟				與諸侯同盟于幽			
齊執鄭詹			救周殺子頹				荊伐鄭齊救之侵許		棄其師

十八年壬戌	十四年	盟于檉	楚伐鄭
十九年癸亥	十五年		楚侵鄭
二十年甲子	十六年		楚伐鄭
廿一年乙丑	十七年		會諸侯侵蔡冬侵陳
廿二年丙寅	十八年	會首止逃歸不盟	
二十三年丁卯	十九年		齊率諸侯伐鄭圍新城
廿四年戊辰	二十年		齊侵鄭盟甯母
襄王元年	二十二年	齊會諸侯于葵丘	
六年			

三年壬申	二十四年				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七年丙子	二十八年		會諸侯于狄侵鄭匡		
十年己卯	三十一年		始朝楚楚賜之金		鑄三鐘
十二年辛巳	三十三年		盟于齊入滑		
十三年壬午	三十四年		會諸侯于盂		
十四年癸未	三十五年		如楚楚入宋伐鄭楚享于鄭娶救鄭二姬歸		
十五年甲申	三十六年				晉重耳過無禮叔詹諫

十六年乙酉	三十七年		亨朱	狄伐鄭王奔汜文公居王于汜汜鄭地也	公省視官具于汜	
二十年己丑	四十一年		夏與諸侯盟于踐土冬會于温			
二十二年辛卯	四十三年			秦晉圍鄭以無禮于晉故秦盟而還		
二十四年癸巳	四十五年	文公卒子蘭立				
二十五年甲午	穆公蘭元年			秦襲鄭弦高詐之存鄭冬伐許		

二十六年乙未	頃王元年癸卯	二年甲辰	五年丁未	匡王元年己酉	三年辛亥	五年癸丑
二年	十年	十一年	十四年	十六年	十八年	二十年
夏與諸侯冬同晉伐盟于垂隴秦		會楚蔡于息	會曾公于棐	與諸侯盟于扈	太子夷質于晉	
	楚伐鄭師于狼淵諸侯救之不及而還				同諸侯伐宋	與楚侵陳遂侵宋

周	鄭				
				會諸侯伐鄭	
六年甲寅	二十一年			春與宋師戰獲華元夏晉侵鄭楚救	
定王元年乙卯	二十二年	冬穆公卒葬公子夷立		春晉侵鄭及鄭平夏楚侵鄭	
二年丙辰	靈公夷元年	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庶兄子堅			公子歸生弒靈公
三年丁巳	襄公子堅元年			楚伐鄭晉來救	
四年戊午	二年			楚伐鄭取成而還	
五年己未	三年		會諸侯于黑壤		

七年辛酉	五年		楚伐鄭晉郤缺救鄭敗楚師
八年壬戌	六年		楚伐鄭晉救
九年癸亥	七年	與諸侯盟辰陵	
十年甲子	八年	如楚	楚伐鄭鄭以城降晉救鄭戰于邲晉敗
十二年丙寅	十年		晉伐鄭
十三年丁卯	十一年		佐楚伐宋執解揚
十八年壬申	十六年	與諸侯盟于蜀	與楚侵衛
十九年癸	十七年		晉率諸侯伐鄭次伯

酉				午夏伐許冬又伐許
二十年甲戌	十八年	春襄公卒夏楚公子瓚立		晉欒書取氾楚救鄭伐許
二十一年乙亥	悼公瓚元年		使弟睔如楚訟秋與晉盟于垂棘冬盟于蟲牢	
簡王元年丙子	二年	悼公卒弟睔立	如晉子游相	楚伐鄭晉使欒書來救
二年丁丑	成公睔元年		如晉子良相	楚伐鄭師于氾晉救鄭盟馬陵

四年己卯		五年庚辰	八年癸未	九年甲申	十年乙酉
三年		四年	七年	八年	九年
		鄭人立公庶兄繻爲君尋殺之立髡頑成公歸殺叔申			
春楚以重賂求鄭公	會楚公子于鄧秋公如晉晉執公伐鄭				會諸侯盟于戚
鄭圍許盟蒲		春衛侵鄭夏會會諸侯伐鄭	會晉伐秦	伐許敗還復伐許	楚伐鄭
			公子班亂子印子羽子駟率人殺之		

十一年丙戌	十年			春背晉盟楚夏侵宋晉伐鄭楚來救戰鄢陵楚敗衛爲晉故伐鄭秋魯會諸侯伐鄭
十二年丁亥	十一年			春侵晉衛救晉侵鄭太子髡頑質楚夏魯會諸侯伐鄭至曲洧楚救鄭
十三年戊子	十二年			侵宋
十四年己	十三年			晉伐鄭兵次洧上楚

丑				家救		
靈王元年庚寅	十四年	成公卒子惲立		春伐宋冬晉率諸侯伐鄭城虎牢		
二年辛卯	釐公惲元年		盟雞澤			
四年癸巳	三年		會諸侯于戚			
六年乙未	五年	立釐公子嘉時嘉五歲				子駟弒釐公詐以病卒
七年丙申	簡公嘉元年		會邢邱	冬楚伐鄭夏侵蔡		子駟殺諸公子
八年丁酉	二年			晉伐鄭盟于戲楚伐鄭又盟		

按年表載是年誅子駟而世家云三年子駟欲自立爲君子孔殺之未免牴牾當以世家爲是

九年戊戌	十年己亥	十五年甲辰	十七年丙午	十八年丁未
三年	四年	九年	十一年	十二年
晉率諸侯伐鄭楚來救	與楚伐宋晉率諸侯伐鄭秦來救	伐許	晉率鄭圍齊楚伐鄭	
子孔殺子駟作亂子產救之				公殺子孔以子產爲卿

二十年己酉	十四年		會諸侯于商任		
廿一年庚戌	十五年		晉徵朝子產對		
按是年爲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周建子十一月即夏之八月今行夏時以八月二十七日申時生日					
二十三年壬子	十七年		會夷儀	楚率陳蔡伐鄭諸侯救鄭	
二十四年癸丑	十八年			陳會楚伐鄭鄭伐陳入陳	
二十五年甲寅	十九年			楚率陳蔡伐鄭	
二十六年乙卯	二十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

二十七年丙辰	景王元年丁巳	二年戊午	三年己未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享蔡侯游吉如晉公如楚子產相	吳季札來聘謂子產曰政將歸子子以禮幸脫于厄矣	公如晉子產相夏子產如陳冬罕虎會澶淵	如晉子產毀公館如楚子產相
	鄭子展卒鄭饑子皮即位	殺良霄子產爲政	

四年 庚申	五年 辛酉	六年 壬戌	七年 癸亥	九年 乙丑	十年 丙寅	十五年 辛未	十六年 壬申	十九年 乙亥
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	二十八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三十六年 簡公卒子寧立	定公 寧元年	四年
[illegible]鄭享趙孟		夏公朝晋公孫段相 冬又朝楚子產相				公如晋召嗣君子產相	會諸侯于平邱	晋韓起聘鄭公享之
子產使晋平公問疾殺公孫黑			子產作邱賦	春子產鑄刑書 夏火災	子產聘晋宣子問疾		子皮卒	六卿餞宣子于郊 大旱

二十一年丁丑	六年				子産爲火火災故大爲社	
二十三年己卯	八年				子産卒子鄭大水龍太叔爲政鬬于洧淵	
敬王	十二年		公如晉子太叔相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十三年		游吉如晉趙簡子問禮			
六年丁亥	十六年	定公卒子蠆立				
七年戊子	獻公蠆元年					
十六年丁酉	十年			春鄭滅許魯侵鄭		
十七年戊戌	十一年		與齊侯盟于鹹			
十八年己亥	十二年		與衛盟曲濮	晉侵鄭		

十九年庚子	十三年	獻公卒子勝立			駟歇嗣子太叔爲政殺鄧析	
二十年辛丑	聲公勝元年			鄭盜殤		
二十四年乙巳	五年			晉伐鄭敗鄭師		
二十五年丙午	六年			伐宋		
二十七年戊申	八年			與趙鞅戰于鐵鄭敗		
三十二年癸丑	十三年			春宋侵鄭冬鄭救曹		
三十四年乙卯	十五年			春鄭圍宋宋取鄭師于雍丘秋宋伐鄭		
三十五年丙辰	十六年			宋伐鄭		

三十七年戊午	十八年	宋伐鄭
三十八年己未	十九年	取宋師
三十九年庚申	二十年	

按是年爲魯哀公十四年獲麟春秋絕筆

四十年辛酉	二十一年	鄭伐宋晉伐鄭
四十一年壬戌	二十二年	晉伐鄭楚救之與盟

按是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孔子卒年七十三今行夏時以二月十八日忌辰

元王元年丙寅	二十六年	晉趙襄子伐鄭

貞定王	三十三年		晉知伯伐鄭田常救鄭
元年 癸酉			
五年 丁丑	三十七年		晉知伯圍鄭
六年 戊寅	三十八年 聲公卒子易立		
七年 己卯	哀公易元年		
十四年 丙戌	八年		鄭人弒哀公立弟丑
十五年 丁亥	共公丑元年		
威烈王	三十年 共公卒子已立		
元年 丙辰			
二年 丁巳	幽公已元年		

三年戊午	二年鄭立幽公弟駘			韓武子伐鄭殺幽公		
	按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而世家云弟不知孰是					
四年己未	繻公駘元年					
十六年癸酉	十五年		城京	韓伐鄭		
十九年甲戌	十六年			取韓負黍		
安王	二十三年			圍韓陽翟	鄭相子陽遺列子粟	
二年辛巳						
四年癸未	二十五年			楚圍鄭	鄭殺相駟子陽	
六年乙酉	二十七年	立幽公弟乙是爲鄭君				駟子陽之黨弑繻公
七年丙戌	康公乙元年					

八年丁亥	二年			韓取負黍	
九年戊子	三年			魏伐鄭	
十七年丙申	十一年			韓伐鄭取陽城	
烈王元年丙午	二十一年			韓滅鄭鄭不祀	

右鄭二十四君自桓公元年乙未立國至康公二十一年丙午國亡

共四百四十二年

按鄭世系圖凡二十四君而諸書多言二十三君者蓋以成公庶兄繻立止二月故削之耳夫成公既被執矣非公孫申之謀

易濟哉繻之立國人立之也非自立也夫事有重之而輕輕之而重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叔申之以改君歸鄭伯猶子魚之以有君歸宋襄一也皆緩之而急輕之而重所謂用而示之不用也卒之成公返國而繻已見殺矣乃咸公不討殺兄之罪而反討立君者此明于忠肅之寃有千古同慨者矣
又按武公掘突掘音鶻一作忽突譙周作突滑索隱作滑突然武公孫昭公忽厲公突祖孫同名故索隱又以掘突爲武公字左傳子儀世家作子嬰悼公費作濆一作沸一作弗釐公惲作髡頑成公庶兄繻作繧幽公弟駘一作績鄭君乙作陽或作乙陽史家異同如此故備書之

韓世家　附世系圖　年表　　司馬遷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於鞌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爲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爲祟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

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于韓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智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邱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

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脩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二十六

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秦八年魏敗我將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秦伐敗我鄢十六年秦敗我修魚虜得韓將鰒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

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

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予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眛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内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爲發使公孫眛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爲且救韓乎

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爲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孤秦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施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爲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

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結怨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

使暴鳶救魏為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敗趙魏于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

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于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終爲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索隱述贊曰韓氏之先實宗周武事微國小春秋無語後裔事晉韓原是處趙孤克立智伯可取既徙平陽又侵負黍景趙據侯惠文僭王秦敗脩魚魏會區鼠韓非雖使不禁狼虎

韓世系圖

韓萬—賕伯—簡—武子—獻子—宣子—韓須—簡子—莊子—康子

獻子—無忌—韓襄

宣子—叔禽—韓固

叔褫

子羽

武子—景侯—烈侯—文侯—哀侯—懿侯—昭侯—宣惠王—襄王—釐王—桓惠王—安

宣惠王—太子

襄王—嬰

襄王—幾瑟

韓傀

韓信

韓成

楚立韓成爲王故韓之諸公子橫陽君也漢立韓王信故韓襄王之孽孫也唐宰相表云韓王信幾瑟之子

按世本及左傳韓萬者曲沃桓叔之子也郎晉之同姓支庶國語叔向謂韓宣子能修武子之德宣子拜曰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史記曰周之同姓事晉又曰武子三世至獻子皆失考

周	韓紀年	建立事附	會盟	侵伐	亂逆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		九鼎震初命晉卿魏趙韓氏為諸侯是為韓景侯虔之六年			
按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自此年始胡三省曰上距春秋獲麟七十八年					
安王二年辛巳	景侯九年	景侯卒子取立		鄭圍陽翟	
三年壬午	烈侯取元年				
五年甲申	三年				盜殺韓相俠累

按韓策聶政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政直上刺傀兼中哀侯今陽翟有聶姊墓則韓之都陽翟明甚韓策烈侯作哀侯俠累作韓傀

十一年庚寅	九年		秦伐宜陽取六邑
十五年甲午	十三年	侯卒子文侯立	
十六年乙未	文侯元年		
十七年丙申	二年		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二十二年辛丑	七年		伐齊至桑邱
二十四年癸卯	九年		伐齊至靈邱
二十五年甲辰	十年	侯卒子哀侯立	

烈王元 十	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 晉絕	二年
	滅鄭康公鄭絕無後因徙都鄭韓亦號鄭	

按索隱曰竹書紀年魏武侯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若據竹書韓滅鄭在周安王二十一年魏武侯六年又按鄭世家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蓋索隱誤記為魏武侯之二十一年也其云魏武侯二十二年晉桓公邑哀侯于鄭亦誤也

又按竹書烈王三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於酸水而史不載酸水即水經注之酸棗縣也

四年己酉　五年　十三　趙伐鄭取鄙七

五年庚戌　六年　韓嚴殺其君哀侯子若山立

按竹書韓山堅賊其君哀侯而資治通鑑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哀侯以韓廆爲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聶政刺韓廆于朝走哀侯廆抱哀侯兼及哀侯若据竹書韓嚴嚴遂即山堅實一人也

六年辛亥　懿侯若山元年

按竹書懿侯作共侯年表作莊侯皆譌也

七年壬子　二年　魏敗韓于馬陵

顯王二十三年乙卯	五年		與魏會宅陽敗韓 [illegible]	
七年己未	九年			魏敗韓于澮水	大雨三月
十年壬戌	十二 作	侯卒子昭 侯立		
十一年癸亥	昭侯元年		秦敗韓于西山	
十二年甲子	二年		宋取韓黃池魏取 [illegible]朱	

按竹書註鄭釐侯名武鄭懿侯子即韓昭侯也戰國策謂之昭釐侯

按竹書顯王十四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克水經注云役水東北流逕苑陵故城北東流北逕焦城東陽卯亭西

之焦漪竹書秦公孫壯帥師伐鄭圍焦城不克即是城也

十六年戊辰	六年			伐東周取陵觀廩邱	
十八年庚午	八年	申不害相國治兵強			
二十一年癸酉	十一年		侯如秦		
三十二年甲申	二十二年	申不害卒			
三十四年丙戌	二十四年			秦拔韓宜陽	
三十五年丁亥	二十五年	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			
三十六年戊子	二十六年	高門成昭侯卒不出此門子威侯立			

三十七年己丑	威侯元年			
四十四年丙申	八年			魏敗韓韓舉
四十六年戊戌	十年			始號爲王
	按韓世家是年始號爲宣惠王			
四十七年己亥	宣惠王十二年		與趙會逆鼠	
慎靚王	十四年			秦來擊韓取鄢
二年壬寅				
三年癸卯	十五年			擊秦不勝
四年甲辰	十六年			秦敗韓脩魚得韓將軍申差
赧王元年	十九年		朝魏	

丁未		三年己酉	四年庚戌	七年癸丑	八年甲寅	九年乙卯	十二年戊午	十三年己未
	按竹書鄭宣王來朝注云來朝朝梁也	二十王卒子倉	一年立 襄王倉元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九年	十年
				與秦會臨晉				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秦助韓攻楚圍景座		秦擊韓宜陽	秦拔韓宜陽斬首六萬	秦復與韓武遂	秦復取韓武遂	

十四年庚申	十一年			秦取韓襄與秦擊楚
十六年壬戌	十三年	齊魏王來立咎爲太子		
十七年癸亥	十四年			與齊魏共擊秦
十九年乙丑	十六年	王卒子咎立		與齊魏擊秦秦與韓武遂和
二十年丙寅	釐王咎元年			
二十二年戊辰	三年			秦敗韓伊闕二十四萬虜將喜
二十四年庚午	五年			秦拔韓宛城
二十五年辛未	六年			與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二十九年乙亥	十年			秦敗韓兵于夏山
三十一年丁丑	十二年		與秦王會西周	與秦擊齊濟西

三十三年己卯	十四年		與秦會兩周閒	
四十年丙戌	二十一年			暴鳶救魏爲秦所敗走開封
四十二年戊子	二十三年	王辛子桓惠王立		
四十三年己丑	桓惠王元年			
五十一年丁酉	九年			秦拔韓陘城城汾旁
五十二年戊戌	十年			秦擊韓太行
五十三年己亥	十一年			秦攻韓取十城
東周君元年丙午	二十四年			秦拔韓成皋滎陽
二年戊申	二十六年			秦拔韓上黨

秦始皇帝三年丁巳	二十九年		秦攻韓十三城	
八年壬戌	三十四年 王孝子安立			
九年癸亥	韓王安元年			
十三年丁卯	五年		秦攻韓韓非使秦 秦留非殺之	
十七年辛未	九年		秦虜王安遂滅韓	

右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由景侯以後凡十一傳哀侯二年丙午徙都鄭至王安九年辛未國亡共一百四十六年

按韓之先周同姓姬氏其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又三

世而有獻子厥生宣子起起生貞子頃系本貞作平頃生簡子

不佞系本作不信不佞生莊子庚庚生康子虎史記無簡子莊

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然康子生武子啓章啓章生景侯

虔虔生烈侯取烈世家作列系本作武烈侯生文侯索隱云紀

年無文侯系本無烈侯諸書異同不一此讀書所以貴參攷也

新鄭縣志卷之十三終

新鄭縣志卷之十四目錄

人物志二 列傳

東周

鄭

穎考叔　公子呂補　原繁　洩駕補

孔叔補　叔詹　堵叔補　燭之武

佚之狐補　皇武子補　石癸補　王子伯廖補

公子去疾　公子偃補　公孫蠆補　公孫夏補

公孫申補　公孫舍之　罕虎　公孫僑

公孫段　公孫黑肱　印段補　公孫揮

唐苟補　游吉　鬷蔑　裨諶

馮簡子　裨竈　里析補　國參補

鄧析補　被瞻補

韓

申不害補　韓非　張翠補　田苓補

張開地補

附傳二人

祭仲補　韓信都補

新鄭縣志卷之十四

人物志二　列傳

春秋多賢大夫而公孫子美氏實見重於宣聖邑之言人物者舍子美其曷先乎雖然前乎子美者有人焉後乎子美者有人焉進類而書之是則紀載者之所不敢忽也夫鄭地右洛左濟主滎騩而食溱洧其人才之衆多宜矣我

朝教養百數十年人文化成山川磅礴之氣必有應時而生者然則大書特書不一書又豈僅爲前代名流勞金管哉舊志強爲區別名目紛繁而于傳則削什九過於簡略今於忠孝隱逸流寓外總爲列傳悉錄史傳全文而史所未載者必於家傳取徵焉

作人物志

周鄭

潁考叔鄭人初鄭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姜氏愛叔段而惡莊公嘗請武公立段不果及莊公卽位太叔段居京將繕兵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伐段旣克之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

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莊公三十二年將會齊魯之師以伐許夏五月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魯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公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於是失政刑矣錄左傳

公子呂名呂字子封鄭之公子也初莊公弟太叔居京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

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遂亡之錄左傳補按公子呂見于傳者僅此而班氏古今人物表列在第六與穎考叔同想東漢去古未遠別有評據未可盡非但祭仲列在第五未免失論故傳公子呂而附論之

原繁鄭之公族也莊公二十四年燕師伐鄭原繁與祭仲洩駕以三軍軍其前大敗之三十三年王師伐鄭原繁以中軍奉公敗王師於繻葛厲公之入也使謂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

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洩駕即洩伯鄭大夫也隱公五年鄭侵衛牧洩駕同祭足原繁以三軍軍其前敗燕師于北制七年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莊公二十二年蔡人殺五父卒如洩伯言錄左傳補　按五父之死洩伯能于四十四年前即知其不免奇矣故亟錄之

孔叔鄭大夫事鄭文公齊桓公爲盟主而鄭近於楚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文公十九年天王將

以愛易世子齊桓公憂之合諸侯于首止謀寧周也王使人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討其逃首止之盟也二十二年齊復伐鄭孔叔言于公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于病即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是年秋齊會諸侯于甯母鄭太子華言于齊侯請去鄭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以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諫曰鄭有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乃止孔叔與叔詹堵叔為三良云錄左傳補

堵叔鄭大夫三良之一語見前傳

叔詹鄭大夫蓋執政用事之臣也時齊桓公新霸諸侯景從而鄭猶未服故齊宋衛伐鄭鄭使叔詹至齊齊人執之未幾自齊逃詹已而還鄭春秋書曰齊人執鄭詹秋鄭詹自齊逃來晉文公之出亡也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蕪所生不疑惟

德之基公弗聽晉文公返國興師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文公不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請往公弗忍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乃予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材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赦弗殺厚爲之禮而歸鄭人以詹伯爲將軍楚王伐宋還過鄭入享于鄭夜出鄭文夫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于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其後果爲世子商臣所殺錄左傳按史記世

家詧乃自役鄭人以詧尸與皆與傳異

燭之武鄭大夫鄭文公四十四年秦晉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之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

圍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師聞之亦還鄭之危而不亡者皆燭之武之力也錄左傳

佚之狐鄭大夫也秦晉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秦師乃還晉師亦還錄左傳補

皇武子鄭卿也文公三十七年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僖公元年秦師將襲鄭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

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錄左傳補 按皇武子對文公之言可謂知禮者矣而辭杞子諸語尤婉而多諷鄭言辭令此其先聲歟

石癸字甲父鄭大夫也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於大宮而立之 錄左傳補 按穆公之入雖由秦師然石癸之明鑑不可沒也故爲立傳

王子伯廖鄭大夫與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

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三三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
之錄左傳　按曼滿一語而伯廖即能以理斷其滅亡雖不筮而占法已具可謂善言周易者矣故特補其傳以表之
公子去疾字子良穆公之子鄭靈公見殺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
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
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
乃舍之皆以爲大夫襄公六年楚伐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
皆喜惟子良憂曰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七年楚子伐鄭及櫟子
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吾焉得有信
乃從楚盟于辰陵八年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行成于楚潘尫入盟
子良出質十年鄭人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人以子良爲有禮故

召之十六年冬公子去疾及楚公子嬰齊盟于蜀序于齊上齊非卿故也十七年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帥師伐許取其田而還鄭成公立去疾相公以如晉見且拜師鄭七穆惟子良最賢晉欒書曰子良鄭之良也其爲鄭國所重如此子曰公孫輒字子耳執鄭政爲盜所殺子耳子良曾字伯有見雜志 錄左傳

公子偃字子游穆公之子鄭襄公十七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告捷公子偃之後爲游氏 錄左傳補

公孫蠆字子蟜公子偃之子也鄭簡公三年盜尉止殺執政于西宮之朝子產帥甲追盜子蟜帥國人助之殺衆盜盡死是歲晉楚爭

鄭晉人帥諸侯之師城虎牢以偪鄭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晉楚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旣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諸侯之師還楚師亦還七年公孫蠆帥師會晉荀偃及諸侯之大夫伐秦師次于涇不濟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悅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九年春三月公孫蠆及諸侯之大夫盟于溴梁曰同討不庭夏五月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伐許至于函氏而還十一年子蟜從簡公會諸侯同伐齊取

齊師于平陰十二年夏四月公孫蠆卒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也蠆之子游販（錄李嘉謨春秋紀傳補）

公孫夏字子西子駟之子也簡公三年鄭立子西為卿十七年子西相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范宣子相晉侯辭子西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十八年冬公孫夏帥師伐陳陳及鄭平十九年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于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子西在鄭與子產同心輔政鄭人賴之（錄左傳補）

公孫申字叔申鄭公族悼公元年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吱鄭伯復伐許取三邑成公三年秋公如晉晉人執諸銅鞮討其貳於楚也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不急君也明年夏四月鄭人立公子繻頑繼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從之五月鄭伯歸鄭伯既歸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錄左傳補拔

叔禽申之弟

公孫舍之字子展子罕之子簡公元年鄭人侵蔡大獲冬楚人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展欲待晉子駟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

帛陳于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
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
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
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
亦可乎子駟不從遂及楚平二年晉悼公合十二國之師伐鄭門
于鄭門城虎牢以逼鄭鄭及晉平同盟于戲既而楚復伐鄭鄭復
從楚畝于中分鄭以不用子展杖信之謀故一歲數被兵無寧日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于晉晉不吾疾
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

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鄭人用其策楚人遂
屈鄭乃事晉四年有蕭魚之會十一年子展當國十五年相鄭伯
如晉請衛侯也晉侯享之賦嘉樂子展相鄭國賦緇衣晉使叔向
告鄭伯以衛侯之罪子展賦將仲子兮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
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壹而儉十九年伐陳初陳侯會楚子伐
鄭當陳隊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師車七百乘
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子展命師無入
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于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

進獻子美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其明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二十二
年子展卒錄春秋紀傳
罕虎字子皮嗣父子展爲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
展之命餼國人粟戸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宋
司城子罕聞之曰鄰于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
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
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子皮爲政一年以子產賢而欲讓之
故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
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爲政諸強

族多不便者欲攻子産子産不能安常出奔子皮身自返之而遂諸強族子産是以能爲鄭國鄭簡公二十七年使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晉人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知免于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于敝邑寡君猜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子皮歸鄭伯朝于楚二十九年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定公元年子皮卒子産相鄭伯會諸侯于平丘歸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子皮之子嬰齊字子

舊見晉韓起傳錄春秋經傳

公孫僑字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子國之子也簡公元年鄭人欲焰于晉使子產之父子國及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三年盜殺子國子產攻盜殺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衆十二年子產始爲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辭而御之及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

展伐陳有功使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
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
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
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
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
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
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
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
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
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

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初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鬷蔑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智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

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十九年楚人及秦人侵鄭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爲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二十年[illegible]

公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於是楚師入於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六月如陳涖盟是年駟帶殺良霄子皮授子產政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

其間之二十四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匄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以是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介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

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士匄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匄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晏好而歸之

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

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楚令尹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子產使館於外既聘將以衆

逆子產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
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
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
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
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
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
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
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是年
公孫黑與公孫楚爭子產放公孫楚於吳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
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沈臺駘為問子產對之辯晉侯聞之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欲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年子產殺公孫黑二十七年公如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二十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遂合諸侯會於申子產相鄭伯先在焉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向戌與子產向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向戌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是年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渾罕以告子產曰

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韓宣子逆客私問焉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先是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

女州田以昨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别三傳矣晉之别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爲之請爲其復取之之故公孫段既死子産爲段子豐施歸州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産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

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晉之葬平公也子皮如晉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三十六年簡公卒定公元年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既而爭盟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朝退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

盟子產爭承晉人許之晉韓宣子來聘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
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韓子買諸賈
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
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
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毋或匄
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
子以好來辱謂敝邑彊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
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
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
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

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
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
藉手以拜六年子產爲鄭火故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太叔之
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
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
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
之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
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
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
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

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
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
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
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少
止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
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
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
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
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及聞子產死曰

古之遺愛也見𦘕子產云錄唐順之左氏始末名臣傳　按史記世家云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與左傳相差二十七年考定公八年是魯昭公之二十年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晉趙鞅會諸侯于黃父趙簡子問禮于子太叔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則子產之卒明矣是當以左傳爲據世家復云子產爲鄭成公少子亦所不解

公孫段字伯石鄭穆公之孫子豐之子鄭之彊族也伯有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使次已位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于邑邑將焉往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簡公二十一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公孫段偕子

大叔賓在二十七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于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勲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于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三十一年公孫段卒夏子產聘于晉為豐施歸州田于韓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于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于戾而建寘豐氏也敢以為請宣

子受之施字子旗嗣父爲鄭卿六卿之餞宣子也子旗賦有女同車宣子喜曰此保家之子也錄春秋紀傳按伯石以汰聞已置弗錄矣然相晉一事敬而有禮不可廢也仍從舊志載入

公孫黑肱字子張公子印之子穆公之孫也簡公十年晉帥諸侯伐齊子張與子蟜伯有從鄭伯往戰于平陰有功而還十四年九月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年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世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子

印段

印段字子石慕子產之爲人子產嘗避駟良之難奔晉印段從之子皮自止之乃與子產偕還簡公二十二年葬周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二十四年簡公朝于晉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及歸而衛襄公如楚過鄭印段往勞于棐林衛人稱其有禮段之子印癸字子柳六卿之餞韓宣子也子柳賦蘀兮宣子稱之曰保家之主也印氏自癸後無聞焉錄春秋紀傳

公孫揮字子羽鄭大夫爲行人之官簡公二十五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爲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

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逆而出虢之會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

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其言皆驗嘗從

子產聘於晉叔向見子產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明年公孫黑作亂鄭人殺之其前知皆此類也子羽周知四國之爲辨於其大夫之貴賤能否族姓班位而又善爲詞令故子產任之錄左傳 按馬融氏曰子羽公孫翬也翬傳一作揮

唐苟鄭大夫鄢陵之戰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晉郤至從鄭伯鄭師奔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于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錄左傳補

游吉字太叔公孫蠆之子游眅之弟也簡公時爲卿爲人美秀而文

善爲辭令簡公二十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所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于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汝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毋乃非盟載之言以缺君德而[illegible]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望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德政而貪昌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

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卹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九月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二十一年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城杞子太叔會之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云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二十七年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

數于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
又將來賀不惟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
無事矣譬如火焉日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
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
子之後乎二十五年游吉如楚葬郟敖也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
楚王侈汰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是年秋罕虎如晉
賀夫人也張趯使謂太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
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太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
尊夫人也且孟曰爾將無事吉庶幾焉三十二年游吉相公如晉
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

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鄭簡公卒將爲葬除
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命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
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
使辟之定公八年子產卒子太叔爲政十二年相鄭伯如晉見范
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
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王室之不寧大
國之耻也獻子懼合諸侯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
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
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聲章

爲五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三犧以奉

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

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

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

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

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

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

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

此言也鄭獻公立三年晉頃公卒鄭使游吉弔且送葬晉人詰之

曰悼公之喪子蟜弔子西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
歸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
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
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
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
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
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
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曷
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
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獻公七年子太叔戾自

召陵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錄左傳　按馬融氏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朱子曰世叔春秋傳作子太叔然古世太二字通用世叔作太叔猶太子亦稱世子之類是也

鬷蔑字然明鄭之賢人也晉平公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知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明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

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然明貌甚陋晉叔向適鄭然明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錄左傳

馮簡子鄭大夫也簡公二十四年魯襄三十一年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晉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

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錄左傳

裨諶鄭大夫鄭簡公二十二年伯有與子晳相惡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令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在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子產將有諸侯之事則與裨諶乘以適野鄭之辭令裨諶實創始焉錄左傳

裨竈鄭大夫精于象緯之學占驗奇中鄭簡公二十一年歲在星紀而旅于元枵裨竈曰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已而皆驗三十三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

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次年春正月有星出于婺女裨竈言于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虚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七月戊子晉平公卒鄭定公五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裨竈言于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六年夏五月宋衛陳鄭同日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産卒勿與亦不復火錄左傳

星析鄭大夫與裨竈同時亦精術數之學定公六年夏五月火昏見

壬午鄭災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錄左傳補昭公十八年）

國參字子思子產之子也嗣爲鄭卿鄭獻公五年國參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平公十三年晉荀瑶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鞭馬而出晉師還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懈於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聲公十二年宋人圍曹子思曰宋人圍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人救曹侵宋子思器識有父風卒謚桓子

錄左傳補

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法不以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竹簡鄭駟歂殺之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錄左傳補按駟歂駟乞之子子然也嗣子太叔爲政

被瞻鄭大夫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錄呂氏春秋補按

左傳無被瞻事呂氏春秋載之亦不言其官職鄭樵通志氏族畧云鄭有大夫被瞻則可據也吾衍晉史乘以被瞻為叔詹不可解夫叔詹即詹伯所稱三良之一在鄭文公時其諫禮晉文事可考而呂氏曰鄭君則文公九代孫相去二百四十餘年盖鄭國自桓公來或稱伯稱公未有稱鄭君者惟史記世家子陽之黨弑繻公而立幽公弟乙是為鄭君則鄭君之屬乙明矣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並載之而附論于後

周　韓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八年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錄史記列傳補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

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

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槪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廼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廼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

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旣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

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

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錄史記列傳 按非學術雖不純然生當戰國之際非此無以立國乃退而不用憫宗邦之將亡發憤著書數萬言眞當時之矯矯者 太史公與老莊並傳蓋亦深取之矣況心在存韓與屈子之心何異乎邵府志列入附傳未免過刻

張翠韓大夫也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不許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

曰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爲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錄戰國策補　按張翠仕韓無所表見而當國難正殷時一言解紛其賢于冠蓋相望者多矣故特表出之

田苓韓大夫趙魏攻華陽韓求救於秦不允田苓說之乃發兵救韓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說見藝文志　按田苓說秦與張翠同一在襄王一在釐王不知韓策傳聞異辭抑或田祖芥說與是一是二姑兩存之

張開地良大父也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良父平復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錄史記留侯世家補按王海五世謂相五王也

附傳

其人既不便列之人物而其事蹟有不容不表見者故另爲附傳此郡太守修開封府志例也

祭足字仲初爲鄭封人莊公任之爲大夫太叔段之居京也祭仲言于公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焉幾太叔作亂莊公二十五年周鄭交惡鄭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二十七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軍其前

而使曼伯子元潛軍其後大敗燕師三十七年周天子以諸侯伐鄭戰于繻葛曼伯為右拒祭足為左拒公自將中軍大敗王師夜公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初北戎侵齊鄭太子忽帥師救之有功齊人將妻之忽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莊公卒太子忽嗣立是為昭公初祭仲為莊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公子突者宋雍氏女所生也故宋人誘祭仲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公奔衛春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厲公立四年祭仲專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

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
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
乙亥昭公入未幾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齊侯師于首止將
以討鄭子亹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公
子儀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
免仲曰信也錄春秋紀傳

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
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
王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

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乃令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乃立韓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

迫宛葉東有淮揚皆天下勁兵處乃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高皇帝居晉陽

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騎圍上上
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
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
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
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
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
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
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
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
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

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生子因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頹當孽孫韓嫣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爲龍頟侯續說後 錄史記列傳

終

新鄭縣志卷之十五目錄

人物志三 列傳

漢

張 良

三國魏

楊 暨補

晉

楊 肇補　楊 潭補　楊 經補

唐

白季庚補　徐 商　徐彥若　崔元綜補

宋

畢士安補　畢仲衍補　畢仲游補　李及

盧士宏補　張晉卿

元

王艮弼

新鄭縣志卷之十五

人物志三　列傳

漢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狼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急甚良迺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

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曰足受之笑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已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

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爲它
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共
立楚懷王良迺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
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
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沛
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
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
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
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

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迺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有事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

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王乎沛公默然曰今爲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爲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㠯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絶棧道示天下無還心㠯固項王意廼使良還行燒絶棧道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秦良廼遺項羽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又㠯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羽㠯故北擊齊良廼閒行歸漢漢王㠯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

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已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漢王迺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

印先生因行佩之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如何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壄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

尺之地今迺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

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而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爲將柰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于是上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

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皐西有殽黽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于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呂后恐不知所爲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呂后迺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爲上謀

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于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與上定天

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爲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上明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迺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爲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上雖疾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侯不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爲妻子計于是呂澤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固不足遣迺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卧傅太子是時叔

孫通已爲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以死爭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眞廼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

海橫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目存亡故不著良迺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目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迺學道欲輕舉高帝崩呂后德良迺彊食之曰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謚曰文成侯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

侯孝文三年坐不敬國除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阸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錄班固漢書列傳

三國魏

楊暨字休先滎陽苑陵人驍騎將軍恪之子魏明帝之親臣也爲中領軍明帝欲伐蜀暨堅持不可時劉曄爲帝親重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暨每從內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

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及卒封肅侯採三國志劉曄傳註補

晉

楊肇字秀初滎陽苑陵人肅侯暨之子也幼多才藝彊記洽聞初除

軹令化行邑里百姓咸戴其惠遷治書侍御史旋統大理之任益勤厥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攺除野王典農中郎將倉盈庾億國富兵彊文帝嘉之擢參軍始典戎武衛五等初建封東武子後以清宮勲勞進封東武伯領東莞相轉荊州刺史加折衝將軍乃以伐吳無功罷職歸里杜門不出復游目典憤以老肇以能書聞草隸兼善潘岳誄所云翰動若飛落紙如雲者是也武帝咸寧元年薨謚曰戴侯子潭郎初與潘岳之父芘相友善見岳幼齡奇其才嘆爲國士以女妻之及卒潘岳爲之誄并立碑復作思舊賦以致慨一時傳誦咸稱肇之能擇壻焉採潘岳楊肇碑并誄補

楊潭字道源戴侯肇子幼聰慧勤于學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一

時得其尺牘者咸寶之以父蔭入官所至有能聲累官大中大夫
及卒謚曰康侯弟韶字公嗣官射聲司馬子經 採書史補

楊經字仲武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荆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
子也八歲喪父母鄭氏司空袁之孫操行甚高保固成立經幼卽
能綜覽文義繼祖父之業亦以能書知名于時家素隆盛而恥貪
守約安心菲薄潘岳甚奇之未幾卒時元康九年也潘岳爲之誄
誄見昭明文選 採潘岳誄叅書譜補

唐

白季庚鞏縣令鍠子也其先太原人鍠罷令後樂新鄭風土遂徙居
焉季庚建中初爲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己宗人

猾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城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歷衢州襄州別駕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時大歷七年正月二十日也採唐書白居易本傳及香山年譜補　按香山自作墓誌新鄭吾祖犖縣府君所居也大歷八年府君卒于新鄭云云又公宿滎陽詩云生長在滎陽少小辭鄉曲迢迢四十載復到滎陽宿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據此則香山先生之居新鄭無疑也後居下邽晚復居洛陽故不載入而止載先生之父于列傳以犖縣公入流寓庶幾有當與

徐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為新鄭人幼隱中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為巡邊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

東寬鄉置傭征軍凡千人襞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從節山南東道
襄多山棚爲摽賊商取材卒爲捕盜將別爲屯營寇所發輒迹捕
捕必得遂爲精兵江西都將反韋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命部將
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爲綱紀咸通初以
刑部尚書爲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出爲荆南節度使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僖宗爲中
書舍人昭宗立再用爲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爲戸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
爲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
位己右不悅以平章事爲清海軍節度使卒于鎮而行軍司馬劉

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嘗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錄唐書本傳

徐彥若宰相商子登咸通進士乾符末以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昭宗卽位遷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檢校戶部尚書代李茂貞尹鳳翔不受還爲御史大夫改兵部侍郎張濬喪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累兼左僕射監修國史扈昭宗幸石門還宮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進封齊國公太淸宮使兼修奉太廟等使加宏文館大學士賜扶危匡國致理功臣昭宗自華還進位太保轉門下侍郎崔胤惡位在己上改檢校太尉出爲嶺南東道淸海軍節度使卒於鎭始用行軍司馬劉隱主留務後爲南漢

肇起於此弟彥樞位至太常少卿子緖天祐初歷司勳員外兵部
郎中錄宏簡錄宰輔傳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
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
不休偃尤護細槩外若謹厚而中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澡垢索疵
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縉紳爲慶會赦還除
監察御史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錄唐書本傳

宋

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州別駕父又
林縣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

祖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乂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乾德四年舉進士邠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團練推官專掌筦榷歲課增羨改兗州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爲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令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左贊善大夫從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爲監察御史復出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閣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韓王府記室參軍祕書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

謂曰諸子生長宮庭未閑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賛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犯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恊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太宗曰洎視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名又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眞宗以襄王尹開封府召爲判官及爲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尋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

時近臣有怙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于府士安因對奏還之
宮府寮從為廷職者命授任於外必令士安戒勗咸平初辭府職
拜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
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
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
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給之數入為翰林侍讀學士景
德初兼祕書監契丹謀入寇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飭兵理
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以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
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
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

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眞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鎭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辯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其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寨保州攻定武數爲諸軍所却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利轉掠貝冀天雄兵號二

十萬眞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冦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
請眞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
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
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眞宗當羈
縻不絕漸許其成眞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
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
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眞宗喜
手詔繼忠許其講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鬨鬨二三大臣有進
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眞
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

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安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請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議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冀州石普保州楊延昭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illegible]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illegible]附二方既定中外晏安量時制法

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章七八
上以病求免優詔不允遣使敦諭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
崇政殿廬疾暴作負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賫神寶以肩
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謚文
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錄其子世長爲太子中舍
廣長爲大理寺丞孫從古爲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
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
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
赫之名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凡交游無黨援惟王祐呂端見
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

入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童留之教以學舉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詞也士安沒後眞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闕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眞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卿慶長至大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博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從周朝散

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本傳補宋史

仲衍字爽仲以蔭爲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鄉校俾其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助邑子馬宏以口舌橫閭里謾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因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誠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役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卽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爲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捐其事予道令欲上疏辯仲衍曰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卽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姦言于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諺云鋤一惡長十善君之謂也舉進士中第調沈邱令歐陽修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爲主

簿并丞吳充引爲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
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爲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元會盡能記其
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吳少卿何官今安
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爲充所用數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
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以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官制局
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區別分類損益刪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
問其事必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
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詔館之上元夕與使者宴東闕下作
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爲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
珪留除命謂爲太峻爭於前帝遽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

夕卒年四十三帝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同上

仲游字公叔與仲行同登第調壽邱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從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受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僚屬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効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啟扃鑰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飭其斛量數千洞撤倉庾墻壁使贏糧者至其所人自斛槩輸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霍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歎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典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

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于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鮮薄而敢掠之于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眞淸矣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祕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揭喻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糴若干萬碩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十七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仲游早受知于司馬光呂

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當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隨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爲文切于事理而有根柢不爲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

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illegible]

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獨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憤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于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于前然後所論新法者殆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捄前日之弊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欲爲之則靑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捄前日之弊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

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軾得書瞿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爲都官郎中擢祕書少監卒 同上

李及字幼幾鄭州新鄭人也舉進士寇準薦其才擢知興化軍通判曹州州有趙諫者素交通權貴而持郡短長縱爲姦利及旣受命而諫適至京師求見及及拒之乃慢罵而去因誣及嘗訕毀朝政會有上書發諫事者命轉運使與及案其狀盡疏前後所爲以聞下御史鞫之斬于都市及由是知名稍遷至戶部副使出爲淮南轉運使改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之才也及至秦州州之

將吏亦頗易之會有某卒白晝掣婦人釵金於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畧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於是將吏皆驚服遷樞密直學士入判吏部銓出知杭州于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今公不加禮待之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爲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閑郡以自處而居杭繁劇之地耶僚佐走語及曰果然江使者之言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閑郡以自逸庸何傷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惡杭風俗輕靡未嘗事宴遊一日微雪

遽出郊衆謂當命賓朋爲高會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在杭
未嘗市物惟置白樂天一集而已徙知應天府遷工部侍郎知鄆
州又徙河南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贈禮部尚書謚曰恭惠錄王
稱東都事
畧列傳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知信陽軍官
捕爲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谷間士宏請減其罪招之卽相率
歸命徙知漢州校實民産使力役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
田多虛籍士宏考校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
彥博包拯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折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
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徼驚摇士宏灼其非是日從

賓客宴遊爲樂民賴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槨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爲銘誌錄宋史本傳

張晉卿邑人大觀間進士有文名治家以禮讓家人咸化之性恬淡不事干謁當路有招之者輒婉言以謝值靖康之變遂隱居西山葦松友栢日以著書爲事雖饔飧不繼泊如也寇至妻丁氏守節死之所著文集悉燬于火丁氏貞烈見宋史列女傳中採應菴隨筆補

元

王良弼字君佐秉性剛明湛然無欲至正間爲延津尹課農桑除弊政詰奸邪勸撫字新鄭民尹仲良訴徐縣尹威逼父投井死事積

久不白郡委公辯理其事遂明遇旱禱而輒應嘗捐俸修宣聖殿秩滿歸里延津人深懷其德見舊志　按文義應是宦績及考延津志不載仍從舊志附此

新鄭縣志卷之十五終